

論中泰兩位禪者的禪法與道風

鄭振煌

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六日發表於「虛雲老和尚一五〇歲誕辰紀念會」

當代中國和泰國有兩位禪門宗匠，影響佛教發展至深且鉅，中國的虛雲老和尚遐齡一百二十歲，是民國四大師之一。泰國的佛使比丘今年八十五歲，宏法度眾無日不有，被尊為泰國今日第一高僧。兩者都是值得效法學習的對象，這是本文撰寫的第一個動機。

南傳佛教國家到底有沒有禪法？若有，與中國禪法有否不同？一般人總認為南傳佛教國家只有小乘教法，並無大乘，更無中國所獨有的禪法。事實是否如此？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索，作為南北傳佛教融合的嘗試，這是本文撰寫的動機之二。

近世，對於大小乘佛教在內涵上的差異，頗多爭議。大乘鄙視小乘，斥為焦芽敗種；小乘則譏斥大乘為非佛說，不值一論。世界各大宗教之間應對話，佛教各派系之間也應對話，以期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。這是本文撰寫目的之三。

國人對南傳佛教認識甚少，有不屑一顧的高傲現象。其實，南傳佛教於戒、定、慧三學之用功，並不稍讓北傳佛教，反而更為踏實、切實、真實，吾人實有探究之必要。這是本文期望之四。

虛雲老和尚與佛使比丘這兩位當代大德，提供了最佳的個案研究對象。惟虛



雲老和尚的禪法與道風，論之者多，本文不贅。先介紹佛使比丘，再比較他與虛雲老和尚的異同，以為拋磚引玉。

泰國現代高僧佛使比丘（Bhikkhu Buddhadasa），被譽為南傳佛教自第五世紀佛音（Buddhaghosa）所著《清淨道論》（Visuddhimagga）以來之集大成者，以現代觀點深入而系統地重新詮釋上座部佛教教義，不愧為當今世界的思想家。其禪行以毗婆沙那和安那般沙地為主，其教法雖本於上座部佛教，但頗有禪風，有意將禪學思想（尤其是黃蘗禪的《傳心法要》）融入上座部佛教。他甚至宣稱禪法為釋迦佛所親傳，並非發展於中國。曾把黃蘗《傳心法要》和《六祖壇經》等禪書譯成泰文。

小傳

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七日，佛使比丘出生於泰國南部蘇拉達尼省（Suratthani）察雅區（Chaiya）的本里安村。祖父自福建移民泰國，父親經商，母親為泰國人。他兄妹三人，弟弟法名法使（Dhammadasa），妹妹名叫金莎（Kimsay）。

佛使比丘的父親經營百貨行，為當地首富。八歲時，佛使入寺讀書，前後三年。一九二二年，父親去世，他已完成高中學業，乃繼承父親經商，供養弟弟在朱拉隆功大學習醫。一九二六年，其弟返回泰南，經營家業，佛使是年二十一歲，乃得入寺出家，精進坐禪。

一九二八年七月，在一位叔父的激勵下，前往曼谷求學，但不滿意當地的教育方式，又沒有碰到令他滿意的老師，同時痛心於僧團不守戒律，自稱「不是在研究三藏，只是在讀註疏而已」，二個月後返回故鄉。

一九二九年，他的一位叔父出資泰幣五千銖，成立佛學院，延聘佛使為教師。同年，佛使出版了第一本書《布施》。

一九三〇年，家人認為他不應把學術天才浪費在教導小沙彌上，乃重回曼谷求學，成績名列前茅。但他的興趣廣泛，遠超過課堂上的經典和巴利文，乃選修



科學、照相學和收音機學。

一九三〇年代初，他終成決定了未來的努力目標——宗教改革。自稱：

「想找一個沒有內外煩惱的地方，以便檢查和研究我正在讀的書。」

「我和我的一位朋友都同意，曼谷是一個找不到清淨的地方；人們讀經都只是為了名聞利養。不過，我們也從中了解到我們被誤解了。我們從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隨世浮沉，一直到覺醒的那一刻為止。此後，我們再也不會人云亦云了，我們將向這個世界道別，追隨開悟者的步伐，尋找清淨的涅槃境界。」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，佛使比丘爲了完成這個願望，離開曼谷回到家鄉。在弟弟及若干道友的支持下，成立禪坐中心，即今名「解脫自在園」(Suan Mok)的前身。

次月，泰國民主革命成功，推翻君主集權制度，佛使比丘評論說：「我們把這次革命事件當成轉向新時代的前兆，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糾正和改進各種事項。」年紀二十六歲的他，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廿八日寫下這段誓言：

「我誓以此生此身獻給佛陀世尊。我是佛陀的侍者，佛陀是我的主人。因此，我取名為『佛使』。」

接著二年，他獨自一個人在森林裏坐禪。一九三五年，才有若干僧人前來同修。一九四三年，「解脫自在園」移至現址。

他的弟弟法使，開始發行雜誌，成立宏法基金會，並於曼谷開辦圖書館和印刷廠。

他的改革佛教運動，逐漸受到全國性的肯定，保守僧侶雖有人視爲異端，但他終能影響年輕的一代反省，著作倍出。

近年來，佛使比丘聲譽日隆，是一位榮獲「暹羅學會」徽章的比丘。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間，在電視和廣播上，與泰國元老政治家固庫里(Khukrit Prannot)激辯，變成家喻戶曉的人物。一九八〇年，朱拉隆功大學贈予榮譽佛學博士學位，這是該校成立九十年來所頒贈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，由泰國僧皇親自主持，他也獲頒泰國最享尊榮的僧侶爵位。



禪法與禪風

佛使比丘在泰國由君主專制制度轉向民主立憲的時空背景下，一方面有感於泰國佛教保守泥古不化、部分僧侶鑽營名利不事修行，一方面接受現代西方思潮強調思辨理性，乃奮然而起，以革新泰國佛教為己任，在上座部佛教的基本理論——三法印、四聖諦、十二因緣、八正道之上，引進禪宗思想，建構成他獨特的禪法與禪風，茲舉其大端者如下：

一、融合世間法與義理的佛教——他反對講求神通、神秘與流俗的佛教，並且肯定在家佛教徒的角色、參與世間事物的重要性、社會與物質世界的不可忽視性。

二、以「空心」或「自由心」來詮釋「無我」的觀念——傳統上，「涅槃」被解釋成一種打破凡情世間煩惱的超越境界，惟有出家眾才能達到。佛使比丘則認為，不管是出家或在家，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心理寧靜的經驗，他稱為「空心」或「自由心」，這是涅槃的基礎。他同時強調，平時的心理寧靜（空心）與涅槃的究竟寂靜之間，基本上是連續的，絕對不可分割。他從心理學和倫理的角度來看「空心」：「空心就是物質世界的森羅萬象現前，但不執著或攀談為『我的』。空心不是一種空蕩蕩的心理狀態，不是空無一物。萬法像以前一樣存在，思維過程也像以前一樣的過程，但絕不以『我』和『我所有』的觀念來攀緣執著。」一旦心獲得自由時，就「解脫了苦、解脫了教條的攀緣執著。」

三、「空」即正念分明——佛經說萬法皆空，但許多人卻把「空」誤解成「什麼都沒有」，佛使比丘雖然仍依傳統的說法「萬法皆空」，但解釋不同，他認為「空」就是「空掉」了或「解脫」了道德上的污染，而不是字面意思的「空」，他說：「佛陀世尊說：『每個人都必須正念分明，把世界看成是一個解粘去縛的自由狀態。』誰能夠把世界看成是一個解粘去縛的自由狀態，誰就不會有苦，因為他能夠把世界看成了無生滅。」佛教中的萬法，並非完全沒有意識的客體，而是與人類經驗和欲望有關的客觀存在，一種以人類意識為基礎的欲望對象。因



此，佛使比丘所謂「解粘去縛的自由狀態」是一種了無執著，也就是解脫痛苦的經驗世界，連這個自由或解脫的世界都不可攀緣執著。他說：「佛陀的空，是指任何東西我們都沒有權利去攀緣執著為我。……佛陀說萬法皆空，意謂我們對於任何事物都沒有執著的權利。我們必須回應空的世界，我們不可以有執著的心。」想解脫痛苦，就必須正念分明，以不執著的心看待外界。

四、自性本自清淨——為了讓佛教的空義為在家眾所了解和獲益，佛使比丘認為自性本自清淨。他說：「我認為自性本無煩惱。……因此，我們修行的唯一責任是觀照的智慧，讓煩惱沒有機會生起，讓自性常保自在。」妨礙解脫的煩惱，固然沒有實體，但也像一切萬法是緣起的。煩惱之所以產生，心之所以染污，是由於沒有正念。正念就是一種自我觀照，了然分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，獲得心靈和道德的平衡。其修持方法是觀呼吸，他說：「正念就是對每一個入息和出息觀照分明，千萬不要失落在執著攀緣、愛、取、有之中。」缺乏正念的人，就是無知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攪和在一起，因而產生煩惱。但煩惱並不須從心中挖出或根除，因此，證涅槃的第一步是保持「了了分明」，不讓本自清淨的本心受到污染。換言之，佛使比丘認為「空心」既是心的基本狀態，也是涅槃的基礎。

五、涅槃人人皆可證得——佛使比丘強調，涅槃並不是一種必須長年修行或累世淨心才能證得的超越境界，而是心的本來面目，只要正念分明，不讓「我」和「我所有」的無明生起，即可證得。他把涅槃分成三種境界：

①瞬間涅槃 當「我」和「我所有」的念頭不起時，因為受到安詳環境的影響而證得心靈上的寧靜。

②三摩地涅槃 這是在三摩地禪定中，因高度專注而制伏或阻止了煩惱的生起所證得的心理寧靜。這兩種涅槃都不常恆，因為外在環境的任何干擾，會產生反作用，生起心中煩惱，破壞瞬間涅槃；至於三摩地涅槃，並未清除煩惱，只是以禪定功夫壓制煩惱而已。

③「般涅槃」 這是佛教涅槃的最高境界，是真正息滅煩惱的心靈安詳。

六、涅槃不是死後才可證得，而是一種不受干擾的平衡狀態，在日常經驗中，只要心理寧靜，即是證得涅槃。他說：「涅槃可以翻譯為『無餘的滅』，息滅什



麼？息滅「我」和「我所有」的攀緣執著。」又說：「涅槃是每一個人的終點，每一個人都想獲得解脫自在，因此都是在邁向涅槃，但由於受到業力的牽引，往往會阻礙或延遲涅槃的證得。」

七、僧俗一如，皆可證果。傳統上，上座部佛教偏重僧衆，認為只有僧衆才能證果。但佛使比丘認為在家衆也可證果，雖然他不反對證涅槃必須先證羅漢，卻不認為出家才能證羅漢。證羅漢和出家與否無關，在家衆證涅槃比較難，卻因為煩惱較多，所以滅苦的意願也就比較強。他說：「修行並不只是在森林中獨參，在家人有工作，有責任，都是在修習佛法，都可稱為修行人。」另一方面，他也強調出家修行的重要性，主張每一個人至少都要出家三個月。他認為，在家或出家只是一種心態，而非宗教上的角色：「不要把生活在家裏或寺廟裏當作是在家或出家的標準，重要的是心態。……今天，有許多人雖然生活在寺廟裏，心態卻與俗人無異。……在家衆也可以有僧侶或甚至苦行人的心態。」他認為，不管是在家或在家，在世間的佛法生活經驗，是宗教成就的關鍵所在。他進一步說明：「在家人的法，是證涅槃的必要條件。……如果不能做好一個在家人，如何能證得涅槃。」世俗生活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佛法，更能有效證得解脫。

綜合來說，佛使比丘對上座部佛教做了三大貢獻：

一、在佛教理論和教義的層面，他褪除了神祕的色彩，引進科學理性的觀念，並重新強調佛教理論的理性主義，他把佛法的理論盡量簡化，不論是在說明物理現象或心理現象時，都很有條理地避免形而上的觀點。

二、在應用的層面，他不再強調超越或形而上的「另一個世界」，認為應在此時此地體驗生命。他並不貶低涅槃在佛教思想中的關鍵地位和重要性，不過卻把涅槃這種最終解脫的理念，應用在現實界的活動上。物質活動即使以社會、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為導向，只要具備道德原則，並以「空心」為之，應該也是人類對於解脫痛苦的追求。

三、在實踐的層面上，佛使比丘既然把現實界的道德活動，界定為佛教宗教追求的一部分，因而也就肯定了在家衆也能夠觸及佛教義理和修行的核心，換言之，在家衆也能夠證得涅槃。在他的系統中，在家衆和出家衆一樣，具有證得涅



榮的權利和潛力。

兩位禪者的比較

虛雲老和尚被尊為中國數百年來禪宗振衰起弊的集大成者，其禪法道風堪為百世師。佛使比丘則為佛音菩薩之後，南傳佛教中高樹法幢的第一人。兩人在南北傳佛教中，各領風騷，均為一代宗師，持戒嚴謹、修行精進、果證高深是兩人的共同點。但考察兩者的禪法與道風，也有如下四點的差異：

一、在理論方面，佛使比丘還是以原始佛教的三法印、四聖諦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緣為基礎，雖然加進了禪宗思想和大乘菩薩道的思想，但大體上還是沒有偏離原始佛教的風貌。虛雲老和尚則純粹是大乘佛教的思想，在開示中，經常引用《楞嚴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及歷代中國祖師的語錄，其理論背景，顯然比佛使比丘來得寬廣、深厚。

二、在詮釋方面，佛使比丘是一位開創者，以新的理念、現代的理性主義、現代的各種知識如心理學、教育學、政治學、醫學、哲學、邏輯學等，來給予傳統的上座部佛教重新詮釋，因此所至之處，無不望風披靡，很能契合現代人的根機，不談修持上的成就，他也能以理論和知識服人。虛雲老和尚則是一位傳統大乘佛教的集大成者，他兼通八宗，深入經藏，卻絕少以現代語言或現代知識來度眾，風味與佛使比丘迥然不同。

三、在修持方面，兩者都強調戒定慧三學的次第與重要性，佛使比丘雖受禪宗思想的影響，但其禪法仍然是如來禪中的毗婆沙那和安那般沙地。虛雲老和尚則禪淨律兼持，視攝受對象的不同，或勸人老實念佛，或鬥機鋒巖峻高危，或清淨持戒，法門眾多。兩者的禪法也不同，雖然都曾長年閉關或野外苦修，但佛使比丘用的是如來禪，虛雲老和尚用的是中國禪，以參話頭為主。

四、在影響方面，兩者都宏法護教，不遺餘力。但佛使比丘是給予南傳佛教注入新生命，景崇者固多，卻也遭受守舊派的質疑。虛雲老和尚則因享壽一百二十歲，年高德劭，從傳統出發，又歸入傳統，並未遭受多大的阻力，雖然有人質疑他的風水、地理之說，認為有違佛法，卻不稍減對他德行的景仰。

